

破碎的星球

The  
Broken  
Earth



# 巨石苍穹

[美] N. K. 杰米辛 著  
N. K. Jemisin

雒城 译

第五季中，  
万物皆变。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

破碎的星球

The  
Broken  
Earth

III



# 巨石苍穹

[美] N. K. 杰米辛 —— 著

N. K. Jemisin

雒城 —— 译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巨石苍穹 / (美) N. K. 杰米辛著; 雒城译. —成都:  
天地出版社, 2018.3  
ISBN 978-7-5455-3454-2

I. ①破… II. ①N… ②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313019号

Copyright © 2017 by N.K. Jemisin

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The Fielding Agency, LLC.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 21-2017-540

## 巨石苍穹

---

出品人 杨政  
著者 [美] N. K. 杰米辛  
译者 雒城  
责任编辑 杨永龙 聂俊珍  
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  
电脑制作 尚上文化  
责任印制 葛红梅

---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 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  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  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  
电子邮箱 [tiandicbs@vip.163.com](mailto:tiandicbs@vip.163.com)  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---

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 
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 
成品尺寸 145mm×210mm 1/32  
印 张 11.75  
字 数 293千字  
定 价 36.00元  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3454-2

---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---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

致那些活下来的人：

深呼吸。撑过去了。又一次。干得好。

你真棒。就算你没那么棒，毕竟也还活着。活着就是胜利。



# 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- 序 幕 我，从前的我 / 001
- 第一章 你，在半梦半醒之间 / 007
- 第二章 奈松，想要挣脱束缚 / 025
- ※ 锡尔 - 阿纳吉斯特：五 / 036
- 第三章 你，失去平衡 / 043
- 第四章 奈松，旷野浪游 / 062
- ※ 锡尔 - 阿纳吉斯特：四 / 082
- 第五章 故人长相忆 / 095
- 第六章 奈松，自己选择命运 / 111
- ※ 锡尔 - 阿纳吉斯特：三 / 122
- 第七章 你，早做打算 / 130
- 第八章 奈松，在地下 / 150
- ※ 锡尔 - 阿纳吉斯特：二 / 174
- 第九章 沙漠简记，和当时的你 / 188

第十章 奈松，穿火而行 / 202

※ 锡尔-阿纳吉斯特：一 / 218

第十一章 你，临近终点 / 231

第十二章 奈松不孤单 / 250

※ 锡尔-阿纳吉斯特：零 / 271

第十三章 奈松和伊松，在世界的阴暗面 / 302

第十四章 我，在时间尽头 / 326

结 局 我和你 / 341

附录一 / 351

附录二 / 356

致 谢 / 365

## 序 幕

### 我，从前的我

时间不多了，我的爱人。让我们用这个世界的开始作为结束，怎样？好，就这么办。

但这还是有点儿奇怪。我的记忆，就像琥珀中变成化石的昆虫。它们很少能保持完整，这些凝固的、久已逝去的小生命，经常会只有一条腿，几片鳞翅，或者胸腔下半的一点儿残片——若要得知全貌，只能从这些断片中推导，一切才会构建出模糊的整体，其间分布着曲折肮脏的裂痕。当我集中视线，注目于记忆空间，我会看到一些面容和事件，对我来说，它们本来应该是有意义的，事实也的确如此，但……又似是而非。亲身见证那些事物的人是我，又不是我。

在那些记忆里，我是另外一个人，正如安宁洲也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彼一时，此一时。一个你，和另一个你。

彼时。这片大地，在当时，其实是三块大陆——尽管它们的位置，跟后来称作安宁洲的地方几乎完全重合。频繁出现的第五季，最终将在极地造出更多冰原，让海面下沉，造就你们时代的“北极”和“南极”，更广阔，更寒冷。但在当时——

——应该是现在，当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往昔就变成了脑子里的现在，所以我说，那感觉很怪异——

现在，安宁洲未出现之前，遥远的北方和南方，都曾是优质农

田。你们当作西海岸的地方，主要是湿地和雨林；它们将在随后的一个千年失去生机。北中纬地区的有些地方尚不存在，将在数千年的火山喷发中渐渐形成。你老家，叫作佩雷拉村的地方？不存在的。整体来说，其实也没那么大变化，但以地质尺度而言，现在并不是什么久远的时代。请记住，当我们说“世界末日来临”时，通常都是个谎言。这行星根本就安然无恙。

我们该如何称呼这个失落的世界呢？这个现在，如果它不叫安宁洲的话。

首先，让我跟你讲一座城市。

按照你们的标准，这城市的建造方式完全不对。它延伸的方式，是任何现代社群都无法承受的，因为那将需要太长的城墙。而且城市最外围的建筑还会沿着河流等其他生命线扩张，衍生出更多城市，很像是霉菌沿着寄生体表面营养丰富的线条滋生。你会觉得城市之间距离太近。区域重叠太多；彼此之间的联络过于密集，这些扩张的城市和它们蛇行延展的子嗣，如果被分隔独立出来，每一个都无法单独存活。

有时候，它们会有特别的本地名称，这些子城市，尤其是当它们足够大，足够老，又衍生出更多子城，但这都无关紧要。你对它们之间联系的印象是对的：它们有完全相同的基础设施，同样的文明体系，毫无二致的饥渴和恐惧。每座城，都跟其他城市没什么两样。所有这些城市，实际上，都是一座城。这个世界，在这个版本的现在，也跟核心城拥有同样的名称：锡尔-阿纳吉斯特。

你真正理解那样一个国家能有多大力量吗，安宁洲之子？旧桑泽帝国曾经吞并过数百个“文明”，才最终拼凑成形，从那时一直延续到现代，但跟那个帝国相比，不值一提。桑泽只是一帮乌合之众，许多疑神疑鬼的城邦和更小的社群，同意在特定情况下分享某些资



源，以求生存。啊，那些第五季，会让整个世界沦落到如此可怜的噩梦里。

在这里，现在，梦想绝无边界。锡尔-阿纳吉斯特的人们早就主宰了物质及其组成的力量；他们甚至塑造了生命本身的形态，来满足自己的奇思妙想；他们对天空奥秘的了解极其透彻，以至于失去兴趣，将注意力转回脚下的大地。而锡尔-阿纳吉斯特人享受着生活。哦，那是多么美妙的生活啊，街市繁忙，商业兴盛，建筑美妙到让你很难看出它们是建筑物。这些建筑的表面是有图案的纤维素，掩藏在树叶、苔藓、青草和成簇的果实和块茎下面，几乎很难看清。有些房顶有旗帜飘扬，它们实际上却是巨大的伞菌怒放的花朵。街上成群结队的那些东西，你可能看不出是交通工具，不过它们的确是用来旅行和运输的。有些用长腿爬行，像巨大的节肢动物。有些呢，看上去只是开放式平台，滑行于共振势垫上方——啊，但你不会懂得这种说法。我应该说，那东西就是飘行在地面以上几英寸。没有动物拖拽它们，也不用蒸汽或者化学燃料驱动。如果有东西——比如宠物或者小孩，碰巧从下面经过，这东西就会暂时消失，然后在另一端重新出现，其速度和知觉都不会发生任何中断。没有人会把这个看作死亡。

这里有一件你能认出的东西，耸立在城市中心。它是数英里之内最高、最亮的事物，每条轨道和路途，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与之相连。它是你的老朋友，紫石英色的方尖碑。它并不是浮在空中，现在还没有。它坐落于地面，在它的接口上，但并不十分安静。时不时它就会搏动一下，经历过埃利亚城事件的你，会对那件事有印象。但这里的搏动，要比那边发生过的更健康；紫石英碑并不是遭到破坏，面临死亡的榴石碑。但如果这份相似让你战栗的话，这也是正常反应。

三块大陆的各个地方，只要有足够的锡尔-阿纳吉斯特城市节点，就会有一座方尖碑位于城市中心。它们点缀于整个星球表面，像

二百五十六只蜘蛛，坐在二百五十六张蛛网的中央，喂养每一座城市，也被它们反哺。

生命之网，如果你想要这样看待的话。你要知道，在锡尔-阿纳吉斯特，生命是神圣的。

现在想象一下，紫石英碑的基座周围，有一片六边形建筑。不管你怎样想象，都很难接近它的实际面貌，但你只要设想漂亮房子就好。细看这边这座房子，沿着方尖碑西南方向的边缘——建筑在一座小丘的斜坡上。晶石玻璃上没有护栏，但请想象，在透明材质表面，另有一层模糊的深色网状物。这是刺丝胞防护层，一种流行的护窗方法，可以阻止不受欢迎的接触——尽管这东西只贴在窗子朝外的一面，防止外人进入。它们会刺伤来人，但不会致命。（在锡尔-阿纳吉斯特，生命是神圣的。）房间门口没有卫兵，反正卫兵也没什么用。支点学院并不是第一个学会人间那条永恒真理的机构：如果能说服人们配合对他们的禁锢，你就无须任何卫兵。

这是一间牢房，在一座美丽的监狱里。

它看起来不像牢房，我知道。房间里有一件华丽的、刻工精美的家具，你可能称之为一张长沙发，尽管它没有靠背，本身也是几个部分拼装而成。其他家具样式普通，你可能会认出来；任何人类社会都需要桌椅。窗外可以看到一片花园，在另外一座建筑的房顶上。每天这个时间，花园会被巨大晶体折射过来的阳光斜照，花园里花儿的培育和种植，都考虑到了这个因素。紫光浸染在小径和花圃上，花儿在它的影响下，也像在放射微光。有些细小的白色鲜花兼灯盏明灭不定，让整个花圃像夜空一样闪烁光芒。

这里有个男孩，透过窗户，凝视外面闪亮明灭的花儿。

实际上，他已经算是个青年。相貌成熟，年龄模糊的那种感觉。他的身体的设计特色，更强调紧凑而不是健壮。他脸面较宽，面颊较

大，嘴巴较小。他身上所有器官颜色都偏白：无色的皮肤，无色的毛发，冰白的眼眸，身披一套白色衣装。房间里的一切也都是白色：家具、地毯、地毯下面的地板，全都是。墙面是漂白过的合成纤维，上面没有长任何东西。只有窗户那儿有颜色。在这片荒芜的空间里，在外面反射进来的紫光中，看似只有那男孩依然活着。

是的，那个男孩就是我。我并不真正记得他的名字，但我的确记得，它拼写起来字母多得要死。所以我们暂且叫他豪瓦——其实发音就是这样，只不过加入了很多不发音的字母和潜藏的含义。前面这个拼写已经很接近，并适当地象征了——

哦。我现在的愤怒程度有点儿过高。神奇啊。那我们换个话题吧，讲讲不那么纠结的事。我们回到其后出现的那个现在，还有大不相同的另一个此地。

现在，是当前的安宁洲，尽管地裂带来的余波仍在回响。“此地”却并不是安宁洲，严格来讲，而是在一座巨大又古老的盾形火山主要岩浆室上方的洞穴中。火山的心脏，如果你喜欢并且理解比喻的话；要不然，也可以说这里一个幽深、黑暗，勉强保持稳定的泡室，处在一片岩石中央，而这些石头呢，从几千年前大地父亲把它们咳出来之后，一直都没有冷却多少。我就站在这样一个洞穴中，部分融入一块岩石，以便更好地察知重大变形带来的轻微震动，那可能是崩塌的先兆。我并不需要这样做。世上很少有其他过程，会比我在这里启动的那种更加难以阻挡。但毕竟，我还是懂得那种感觉，当你心中一片混乱，感到恐惧、不安，对未来毫无把握，我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做。

你并非独自一人。将来也永远都不会，除非你选择这样。我知道什么最重要，在这里，整个世界的尽头。

啊，我的爱人。末日本来就是个相对的概念，不是吗？当地壳破碎，对仰赖地表环境的生命而言，当然是灾难——对大地父亲本身，

却无关紧要。当一个男人死亡，对称其为父亲的女孩而言，本来应该是一场灾难，但这件事也可以微不足道，当她已经太多次称为怪物，以至于最终接受了这样的标签。当一名奴隶反叛，在事后读到该事件的人们看来，这也算不上大事。只是浅薄的文字，写在更为轻薄的纸页上，被历史磨损，变得更加淡漠。（“如此说来，你们曾经是奴隶，那又怎样呢？”就好像这事不值一提。）但对亲身经历过奴隶起义的人而言，无论是那些把自己的主宰地位看作天经地义，直到夜间遇袭的人，还是那些宁愿整个世界燃烧，也不愿再有一瞬间“安守本分”的人——

那个并不是比喻啊，伊松。更不是夸张。我真的曾经目睹整个世界燃烧。别跟我说什么无辜的旁观者，蒙冤受难，残忍复仇。当一个社群建立在地质断层线上方，你能怪那里的城墙倒塌，不可避免地伤害里面的人吗？不；你会怪那些愚蠢到相信自己能长年无视自然法则的人。好吧，有些世界，就是建立在痛苦的断层线上，靠噩梦来维持。不要悲悼这种世界的沦亡。你应该感到愤怒，他们怎么能一开始就建成了必然灭亡的模样。

所以，我现在会告诉你那个世界——锡尔-阿纳吉斯特——是如何灭亡的。我会告诉你，我是如何终结了它，或者至少毁掉了它足够的部分，让它不得不重新开始，从头再建。

我将告诉你，我是如何打开那道门，将月亮丢开，并在此过程中保持微笑。

我会告诉你一切，包括后来，在死神降临的静寂中，我轻声低语。

现在。

就是现在。

而大地也轻声回应：

燃烧吧。

## 第一章

### 你，在半梦半醒之间

现在，我们来回顾一下。

你是伊松，全世界仅有的，打开过方尖碑之门还能幸存的原基人。没有预料到你的人生能这样拉风。你曾是支点学院的一员，但并不是埃勒巴斯特那样的明日之星。你是个野种，在人世的荒原中被寻回，仅有的独特性，是你的天然能力强于偶然降生的普通原基人。你起步不错，却早早陷入平台期——尽管没有任何明显的缘由。你只是缺少那份创新的渴望，也没有出类拔萃的动力，至少元老们关起门来开会的时候是这样抱怨的。你太快就服从了支点学院的清规戒律。这束缚了你。

好事，因为如若不然，他们就永远不会放松你的缰绳，像他们实际上做的那样，派你去做那件跟埃勒巴斯特同行的任务。他要把元老们吓死了。但你不同……他们以为你是安全的那种，被适当驯服过，习惯顺从，不太可能偶然消灭掉一座城镇。结果他们沦为了笑柄。你现在毁了多少座大小城市了？有一座几乎是故意的。另外三座是事故。但说真的，动机重要吗？对死者来说，不重要。

有时候，你会梦想着挽回那一切。在埃利亚城，不去动用榴石碑狂攻，而是眼看着孩子们在黑沙滩上快乐地嬉戏，而你自己在守护者的黑色刀刃旁流血而亡。不被安提莫尼带往喵坞；相反，你返回支

点学院，生下考伦达姆。你会在生产之后失去他，也不会有机会拥有艾诺恩，但很可能两人都还活着。（好吧。“活着”也可以毫无价值，如果他们把考鲁放进维护站。）但那样一来，你就不会在特雷诺生活过，不会生下小仔，他也不会死于父亲拳下；你将不会养育奈松，她也不会被父亲偷走；你也不会在前邻居试图杀死你的时候，把他们全都毁掉。那么多条人命都可以得救，只要是留在牢笼里。或者乖乖死掉。

而在这里，此刻，早已摆脱支点学院那套严格规范的束缚之后，你变得极为强大。你救了整个凯斯特瑞玛社群，代价是凯斯特瑞玛本身。这代价已经很小了，跟敌人获胜情况下你们要付出的生命代价相比。你获胜的办法，就是释放了一种古老又神秘的、机械网络的力量，那体系比（你们的）书面历史记载的还要更加古老——而且因为你是那样的个性，所以在学习这种能力的过程中，你杀害了十戒大师埃勒巴斯特。你并不想这样做。你实际上疑心他想要你这样做。无论怎样，他已经死了，而这一系列事件，让你成了整个行星最强大的原基人。

这同时还意味着，你这个最强角色获得了一个保质期限，因为你身上正在发生埃勒巴斯特经历过的事情：你正在变成石头。暂时，变化的只有你的右臂。本来可能更糟。将来一定更糟，等到你下一次打开方尖碑之门，或者甚至只是运用了足够的银色能量线——不是原基力的那种东西，埃勒巴斯特称之为魔法。但你别无选择。你有份工作要做，埃勒巴斯特的赠予，附议的还有难以捉摸的一派食岩人，想要终止大地父亲与生命之间争斗的那些个。你必须做的任务，相对还比较简单，你感觉。只要抓到月亮。封闭尤迈尼斯那道地裂。减轻当前灾季的预期影响，从数千年数百万年，缩短到人类更容易应付的程度——人类有机会活着熬过的那种时长。再永久终止所有的第五季。

但，你自己想完成的那件任务呢？找到奈松，你的女儿，把她从杀死你儿子的凶手身边带回来，那家伙在世界末日来临时，拖着这女孩穿越了大半个世界。

关于这件事：我有好消息，也有坏消息。但我们稍后再谈杰嘎。

你并非真正昏迷。你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关键部件，而那个系统本身，刚刚经历过一次影响巨大，但操控极差的启动流程，然后又经历了紧急关闭，并且没得到足够长的冷却时间，系统表达不满的方式，是高阶化学相位阻隔和诱变素回流。你需要时间来……重启。

这意味着你并没有失去知觉。更像是有时半睡，有时半醒，如果你明白我意思的话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你对周边事物仍有知觉。行进过程中的颠簸，时而发生的晃动。有人把食物和饮水喂到你嘴里。幸运的是，你仍有足够的意识咀嚼和吞咽，因为在世界末日期间，积满火山灰的道路上，实在不适合用引流管喂食。有几只手拉扯你的衣服，某物围住了你的屁股——尿片。此时此地，其实也不适合裹那个，但毕竟还有人愿意那样照顾你，而你也不会介意。你几乎没有察觉。在他们给你饮食之前，你不会感觉到饥渴；你的排泄也不会带来解脱感。生命还在继续。但它不需要那样激情地来应付。

最终，醒与睡之间的分野显得更加清晰起来。然后有一天你睁开双眼，看到顶层云密布的天空。视野来回摇摆。枯干的枝条有时会挡住天。透过云层，隐约可以看到一块方尖碑的轮廓：那是尖晶石碑，你猜想着。恢复了它通常的形态和巨大体积。啊，还像一只孤独的小狗一样跟着你，因为现在，埃勒巴斯特已经死了。

盯着天空干看，一会儿就会厌烦，于是你转头观察，想搞清楚周围正在发生什么。你周围有人影在活动，梦境一样，人们都身披灰白色衣装……不。不对，他们穿的是普通衣物，只是被浅色飞灰覆盖住了。而且他们都穿了好多，因为天气冷——还没有冷到让水结冰，

但很接近了。灾季已经延续了接近两年；两年没有太阳。地裂在赤道附近喷出很多热浪，却远远不够弥补天上缺少的那颗巨大火球。但毕竟，如果没有地裂，天气会更冷——远远低于冰点，而不是略高于冰点。小确幸。

无论怎样，还是有一个灰扑扑的人影看似察觉了你的醒来，或者就是感觉到了你的重心移动。有个裹着面罩，戴了护目镜的人转头回来看你，然后又有脸围上来。你前方那两个人在低声对话，但你听不懂。他们并没有说什么奇怪的语言。你只是没有完全清醒，而对话的内容也被周围飞灰的掉落声吸收掉一部分。

你后面又有人说话。你吓了一跳，向后看，又是一张配备了面罩和护目镜的脸。这些都是什么人？（你想不到害怕。像饥饿一样，这类俗务现在都让你觉得有些遥远。）然后突然一下，你恍然大悟。你躺在一副担架上——只是两根棍子，中间缝了一张兽皮，有四个人抬着你行进。其中一个大声呼喊，远处又有其他人回应。很多喊叫声。很多人。

又一声喊叫，来自更远处的某个地方，抬着你的人们停下来。他们互相对视，把你放下，整个过程完成得轻松又整齐，显然是协同操作过很多次。你感觉到担架落在松软的、粉尘状的灰烬层上面。更下方可能是路面。然后抬你担架的人们走远，一面打开包裹，安顿下来，开始例行事务，你在很多个月之前熟悉的那种。中途小憩。

你了解这个。你也应该坐起来。吃点东西。检查靴子上有没有破洞，有没有进石头子儿，脚上有没有未被察觉的肿块，确定你的面罩是否——等等，你戴了面罩吗？既然其他人都有配戴……你逃生包里有这个的，对吧？但是逃生包哪儿去了？

有人从阴暗、落灰的环境中走出来。高个子，平原人那样的宽肩膀，身份被衣物和面罩掩盖，但又可以通过略微打卷的爆炸形灰吹发



辨认出来。她在靠近你头部的地方蹲下：“嗯。真的还没死哦。看来我跟汤基打赌输掉了。”

“加卡。”你说。你的声音比她的更沙哑。

透过她面罩的抽动，你猜她在咧嘴笑。感觉很怪异，她笑了，却没有磨尖的牙齿带出的隐约恶意。“而且你的脑子很可能没有坏掉。至少我跟依卡打赌是赢了。”她环顾周围，继而大声叫，“勒拿！”

你想要抬起一只手，抓住她的一条裤腿，感觉像是要移动一座山。你本来就该有移山之力，所以你集中精神，还是让手臂抬起一半——然后就忘记了你为什么想要得到加卡的注意。幸运的是，她恰好在此时回头，看到了你抬起的手。手在抖，很吃力。考虑片刻之后，她叹气，然后握住你的那手，像是觉得尴尬，就看着别处。

“现在是。”你吃力地说。

“我怎么知道。我们本来不需要这么快又停下的。”

你本来想问的不是这个，但是说完那句话太吃力了。于是你就躺在那里，一只手被这女人握着，她显然特别不想这样做，但又愿意向你显示出同情，因为她觉得你需要这个。你并不需要，尽管你很感激她的善意。

又有另外两个身影从飞灰中显现，两人的体形都很熟悉，足以辨认出来。其中一个是男性，较单薄，另一个是女性，较臃肿。瘦长那个取代了加卡，来到靠近你头部的的位置，俯身摘掉了你此前没有察觉的护目镜。“给我块石头。”他说。这是勒拿，他不讲废话。

“什么？”你说。

他没理你。汤基，另外那个人，用手肘碰了下加卡，后者叹气，在包里翻找，直到她找到一块小东西，递给了勒拿。

勒拿手里拿着那东西，掌面贴在你脸上。那东西开始发光，是熟悉的白光。你意识到，这是凯斯特瑞玛—下城的晶体碎片——发光的